

由大洪水紀錄泥板談亞述國王 亞述巴尼拔及其皇室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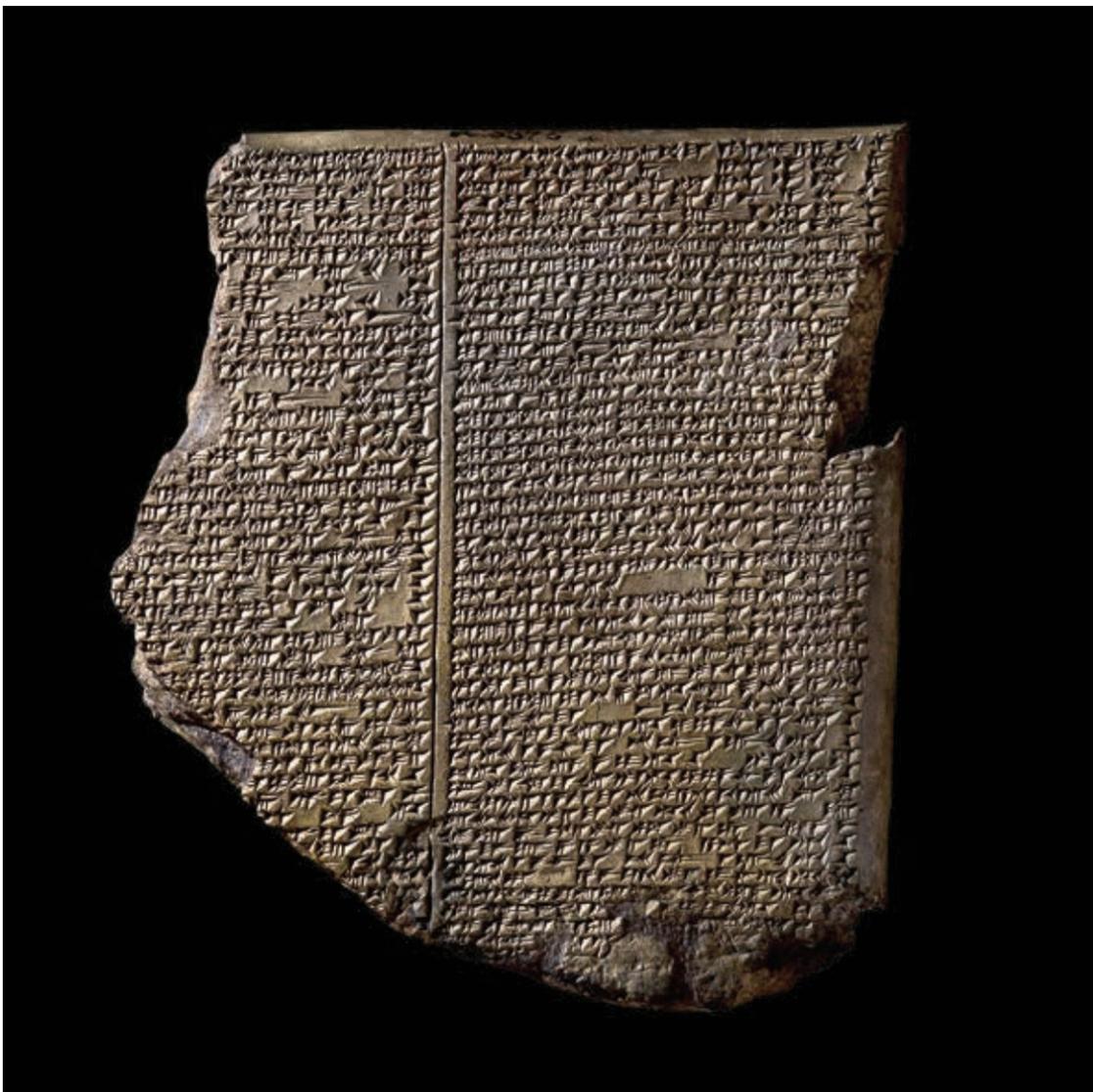
宋兆霖

「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第三單元以「最早的城市」為主題，講述西元前三千至七百年間全球各肥沃河谷地區城、邦興起後人類文明的種種面向。其中，最重要的發展當屬兩河流域象形文字書寫系統的出現。當地先民以削尖的蘆葦桿於泥板上刻劃各種圖樣，表現思維意念，導源於事務溝通與紀錄保存需求。繼之，蘇美人於西元前三二〇〇年左右將象形文字簡化、抽象化，創造楔形之語音符號文字。楔形文字經廣泛使用後，前此口耳相傳的故事、傳說、歌謠等終得被刻寫留存，早期文學作品於焉誕生。本單元所見之大洪水紀錄泥板即以通行於巴比倫與亞述之阿卡德語楔形文字寫成，刻於西元前七百至六百年間，乃世界文學史最古老長篇敘事詩〈吉爾伽美什史詩〉篇章之一。

大洪水紀錄泥板出土於伊拉克北部摩蘇爾 (Mosul) 附近庫雲吉克 (Kouyunjik) 之亞述國 (Assyria) 都尼尼微 (Nineveh) 古城，乃英國考古學家奧斯丁·亨利·萊亞德

(Austen Henry Layard) 及助理霍姆茲德·拉薩姆 (Hornuzd Rassam) 於十九世紀中葉發現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拔 (Ashurbanipal) 圖書館所得大量楔形文字文獻之一。〈吉爾伽美

什史詩 (Epic of Gilgamesh)〉泥板共十二片，記錄大洪水傳說者，為第十一片，所述內容乃西元前二八〇〇至二五〇〇年間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烏魯克 (Uruk) 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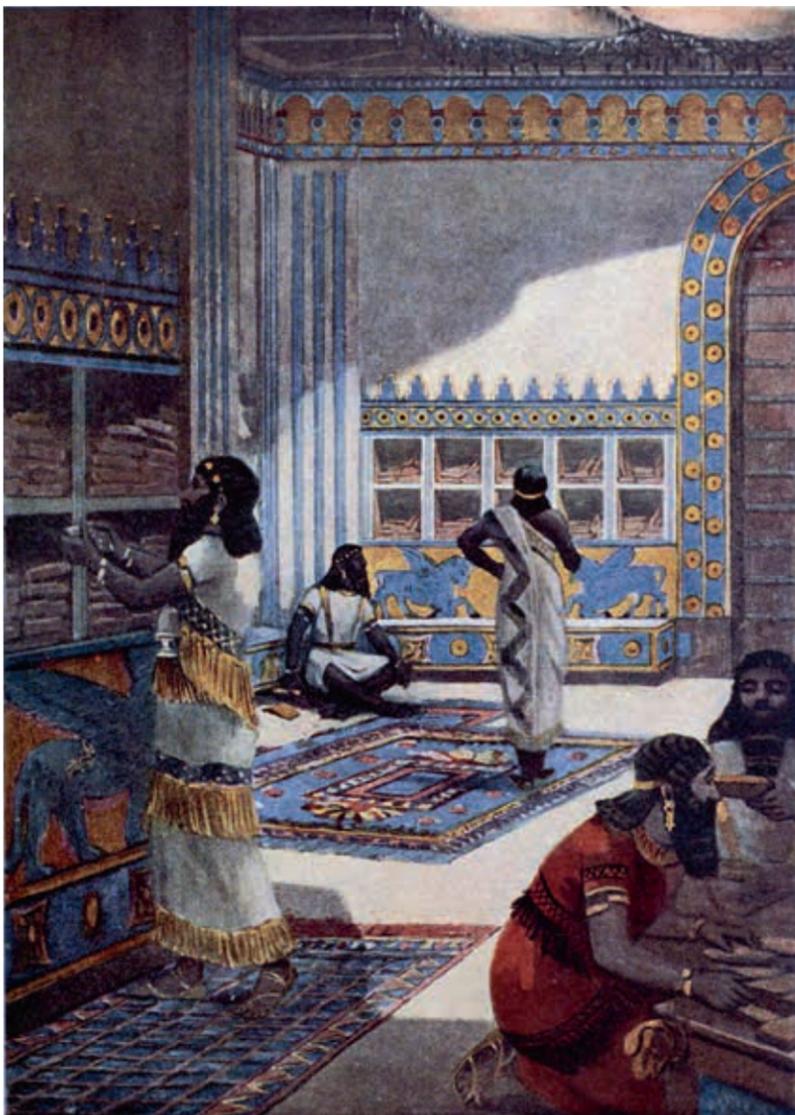
圖一 大洪水紀錄泥板文獻 大英博物館藏

治者吉爾伽美什與先祖烏特納比西丁 (Utnapishtim) 會面，探索永生奧秘的經過。(圖一) 故事中，烏特納比西丁得知眾神將降洪水於地上，滅絕人類，即依水神伊亞 (Ea) 指示造船，容納家人親友、技術專精的工匠，以及所有動物、作物種子等，以拯救生命。烏特納比西丁與《聖經》舊約全書創世紀 (Genesis) 的諾亞 (Noah) 角色相同，所造船隻與方舟的作用一致。易言之，希伯來文 (Hebrew) 《聖經》及其洪水滅世紀錄早已出現於美索不達米亞之楔形文字泥版。一八七二年，大洪水紀錄泥板文字為大英博物館助理員喬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 解讀成功。泥板載述內容經報章披露，旋即引發激烈爭論，《聖經》相關經文的歷史真實性立時遭到質疑。

案亞述巴尼拔於西元前六六八迄六二七年在位期間，帝國霸業達到巔峰；多次對外征戰使亞述疆域涵蓋「幾乎所有已知的世界」，西起地中海東岸，東抵伊朗中部，北至高加索 (Caucasus)，南達北非，成為當時

全球第一大帝國。武功之外，他在文治方面亦成就可觀。亞述巴尼拔文化修養極高，熟諳阿卡德（Akkadian）語及蘇美（Sumer）語楔形文字，對自幼所受書吏教育頗為自豪，自詡已獲致「繕寫藝術的最高水準」，「諸先王之中，無一習得此項藝術」；更

曾自述在皇宮「守護智慧與寫作之神納布（Nabu）的學問知識」，並自信能闡明「泥板文字中所有的謎題與難題」。他通曉算學，可「解答數學問題」，亦為圖書文獻——即當時的楔形文字泥板——收藏家，以及「傑出的建築師、文學家及藝術家」。亞述巴尼



圖二 畫家筆下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 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Ashurbanipa>

拔熱衷文化建設，曾在首都尼尼微及巴比倫（Babylon）、烏魯克等地營造宮殿、神廟，並派員赴各地「搜求新風格建築雕刻」。

亞述巴尼拔時期，帝國所隸「地區的文學和藝術」：取得了輝煌的「發展」。不過，他最重要的文化建設，亦最為後世所頌揚之文化貢獻，係在尼尼微建立的皇室圖書館。（圖二）此一圖書館所蒐羅之西元前七世紀泥版文獻內容豐富，包括編年紀錄、史詩歌謠、法律文書、科學著作、王室信劄、祭祀作品等等；十九世紀中葉經考古學家陸續採集出土者，數踰三萬片，計含約一千二百種不同語文史料，絕大多數由大英博物館保存，素為亞述學界所重。據史家考證，亞述巴尼拔的皇室圖書館並非亞述最早的文獻典藏；早在西元前十四至十世紀的中亞述時期，各城市的宮殿、神廟、富戶即已開始蒐集巴比倫文字材料。亞述巴尼拔圖書館之所以重要，在世界圖書館發展史居先導地位，要因其藏品類型夥頄，編排齊整有序，乃目前所見「古代近東第一座系統

化分類管理」的皇室圖書集藏，更係「現今已挖掘的古文明遺址中，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書籍最齊全的圖書館」，較埃及亞歷山大（Alexandria）圖書館早四百年。

亞述巴尼拔其人

亞述巴尼拔生於西元前六八五年左右，時為新亞述時期（西元前九至七世紀）黃金年代。祖父辛那赫裡布（Sennacherib）戰績輝煌，西元前七〇五年成為國王後，曾以軍事實力穩定了亞述對巴比倫及猶大（Judah）王國的統治，具「高超的政治手腕與軍事才華」。父親阿薩爾哈東（Esarhaddon）於西元前六八一年繼位為王，更擊敗古埃及第二十五王朝法老王塔哈卡（Taharqa），征服了埃及及北部。阿薩爾哈東生子女六位，亞述巴尼拔為次子；其名解釋為「阿述爾（Ashur）神又創造了另一個男孩」，意謂他並非王位繼承順序之優先人選。

西元前六九四年，辛那赫裡布於尼尼微鳩工興建著名的蓋世無雙

宮（Palace Without Rival），前此擔任儲君時修築的繼承之屋（House of Succession）遂依例配由皇儲阿薩爾哈東居住。亞述巴尼拔即在此成長受教，學習「騎馬、駕車、擲矛、射箭，以及持拿各種盾牌」，並對狩獵運動產生濃厚興趣。由於他被認為與王位無緣，所受訓練並不全然以能征善戰為目標，文化學術方面的鑽研，以及閱讀、寫字能力等書吏必備條件之培養，因而得與軍事性質課程同時進行。教導亞述巴尼拔文武課業的師傅，分別為納布—阿希—伊利巴（Nabu-ah-eriba）與納布—沙—烏瑟（Nabu-shar-usur）將軍；傳授他書吏技藝者，則為資深宮廷學者巴拉西（Balasi）。動態與靜態教育之外，他亦曾涉獵為君之道與皇室儀節。西元前六七二年左右，阿薩爾哈東痛失長子辛—伊定—阿普利（Sin-iddin-apli），為避免兄弟鬩牆，爭奪王位，遂要求各附庸邦國齊向次子亞述巴尼拔效忠。與此同時，阿薩爾哈東之母納齊雅—扎庫圖（Nazi-a-Zakutu）亦詔示宮廷各部與亞述所隸地域，日

後必須支持亞述巴尼拔的號令。亞述巴尼拔成為儲君後，即承王父之命，與弟沙馬什—舒姆—烏金（Shamash-shum-ukin）分掌尼尼微及巴比倫兩城之管理工作。其時，亞述巴尼拔雖無戰功，然擅於處理北部山區部族問題，阿薩爾哈東因之對其英勇膽識及聰明才智甚為激賞，常授之以指揮朝廷、支配貴族等重任。他不僅有權管理帝國各項建築工程，更可針對地方長官之任命表示意見。

西元前六六九年冬，阿薩爾哈東於鎮壓埃及叛變途中遽逝。受命監國的亞述巴尼拔在祖母納齊雅—扎庫圖安排下，獲得弟妹與帝國各方代表支持，於次年初即帝位，旋立沙馬什—舒姆—烏金為巴比倫王。亞述巴尼拔登基後的首要務，係完成父親平定埃及叛亂之未竟大業。西元前六六七年，亞述主力部隊及地中海沿岸諸國支援的軍力大敗埃及與庫施（Kush）聯軍於卡爾—巴尼提（Karbantit），一舉而下孟斐斯，法老王塔哈卡逃底比斯（Thebes）。亞述軍隊嗣又循尼羅河逆流追擊，迫使塔

「任命海地 (Sealand) 與烏爾等處之地方官員」。尤其甚者，巴比倫人竟「直接向亞述巴尼拔請願，並接受其土地分封」。沙馬什—舒姆—烏金所能置喙者，「僅限於經濟事務」。他雖心懷不滿，仍與兄長維持了長達十六年的和平友好關係。沙馬什—舒姆—烏金久居巴比倫，「深受當地傳統的民族意識與反抗精神影響」，「或將兄長的和緩作法視為柔弱，認為提昇地位的時機已然來臨」，遂於西元前六五一年聯合腓尼基、猶大、埃蘭、埃及、呂底亞諸國，以及阿拉伯、迦勒底 (Chaldea) 各部族，密謀推翻亞述。亞述巴尼拔獲報後，先以徵收特別稅手段測驗巴比倫忠誠度；直到徵稅之議遭拒，始展開攻勢。不過，三年未曾間歇的爭戰中，他一直心繫乃弟安危，除「避免直接傷害」，更「以圍城戰術代替正面衝殺」。西元前六四八年，巴比倫終究不敵亞述長達二年的圍困而陷落，沙馬什—舒姆—烏金於皇宮自焚而亡。此後，巴比倫由亞述

直接掌控。亞述巴尼拔繼又揮軍南下，展開報復，並自西元前六四四年左右起，逐一將卡達爾 (Qadar)、舒穆伊盧 (Shumuilu)、納比亞圖 (Nabiyatu) 等阿拉伯部族擊敗。至於宿敵埃蘭，他直到西元前六三九年始再次攻克其國都蘇薩。亞述部隊除在各地肆意劫掠，破壞宗廟神像，更大規模遷移人口，於耕地灑鹽，使其全境不生寸草，荒涼死寂，自此「再也聽不到人的哭泣聲」。

至此，亞述巴尼拔聲勢如日中天，地位一如他自稱的「寰宇之王 (King of the Universe)」，週遭諸國實力能望其項背者幾希。輝煌戰功之外，亞述巴尼拔治國成績亦頗斐然。他為百姓謀求福利，並「公平統治人民，甚受擁戴」。祖父與父親採行的地方管理規制，如住民遷徙等，亞述巴尼拔並未更動。他令埃蘭人民移居埃及，亦將蘇薩、巴比倫等地居民遷往撒馬利亞 (Samaria)，雖導致《聖經》舊約全書列王紀下 (2 Kings) 十七章所述之信仰混雜景象，卻可

「消弭分裂破壞元素」，並「提供帝國各地區所需之人力—尤以技術人力為然」，促進社會發展。其時，亞述「與北方、東方鄰國的貿易路線雖因呂底亞及米底 (Media) 勢力擴張時而封閉，然國內經濟仍繁榮成長」，足以肆應軍隊長期域外作戰物資需求。對於所隸地區農業發達，物產豐隆，他寫道：「自：登上父王寶座以來，氣候之神阿達德 (Adad) 便傾注雨水，水神伊亞亦釋出甘泉，使穀物長到五碼之高，麥穗更達六分之五碼長。豐收女神尼薩巴 (Nisaba) 使全國農作物產量豐富，土壤的穀穗產值持續增加。果樹所結的水果繁茂，家畜的繁殖生產亦令人滿意。我在位期間，人民生活富足。我的時代，百姓普遍豐衣足食」。

亞述巴尼拔圖書館

亞述巴尼拔對宗教信仰仰極為熱誠，篤信占卜之學，諸多作為皆以神諭天啓為決策參考。建築方面，他透過一系列景觀修葺工程，將尼尼微改

哈卡棄城而遁。西元前六六四年，塔哈卡駕崩 (圖三)，甥坦塔馬尼 (Tantamani) 繼位為王，又率部進佔孟斐斯。亞述巴尼拔聞之震怒，乃親率大軍討伐，於次年收復孟斐斯，再陷底比斯。此後近十年間，埃及未再侵擾亞述。埃及之後，亞述巴尼拔將目光轉向腓尼基 (Phoenicia) 主要商業城市提爾 (Tyre)，對其不服

統治進行報復，並於西元前六六二年將之征服。提爾的陷落使敘利亞 (Syria) 及奇里乞亞 (Cilicia) 相繼臣服，亦使安納托利亞 (Anatolia) 地區諸國紛紛向亞述巴尼拔示好，欲藉其軍事力量與北方游牧民族辛梅里安人 (Cimmerians) 相頡頏。西元前六六〇年，亞述巴尼拔向前此不斷蠶食亞述領土之曼努亞人 (Mannaeans) 發



圖三 塔哈卡之巫沙布提俑 大英博物館藏

動戰爭，收復不少失地。繼之，他又與斯基泰人 (Scythians) 領袖瑪杜阿斯 (Madyes) 結盟，擊退辛梅里安人的入侵。

西元前六六七年，亞述東南方鄰國埃蘭 (Elam) 入侵巴比倫。亞述巴尼拔派軍馳援乃弟，迫使埃蘭部隊撤退。三年後，埃蘭爆發政變，提普特—胡姆班 (Tipt-Humban) 篡位，國王烏爾塔克 (Urta) 子嗣及皇室成員避難尼尼微。埃蘭新王要求亞述引渡埃蘭前太子遭拒，遂向亞述巴尼拔發動戰爭，攻入底格里斯河 (Tigris) 東岸，然無功而返，被迫退回首都蘇薩 (Susa)。西元前六五三年，亞述大軍乘勝追擊，與埃蘭部隊戰於烏萊河 (River Ulaya) 畔，提普特—胡姆班兵敗身亡。

亞述巴尼拔此時已掌握埃及與兩河流域的全部，統治巴比倫的沙馬什—舒姆—烏金難免自覺相形見绌。理論上，兄弟二人地位相當；事實上，亞述巴尼拔一直將巴比倫視作屬國。駐紮當地的亞述部隊與官員事事須向尼尼微回報，亞述巴尼拔更不時



圖七 西南王宮亞述巴尼拔圖書館入口考古挖掘圖繪 引自：Austen H. Layard, Discoveries in the Ruins of Nineveh and Babylon, 1853

亞述巴尼拔的知識份子與書吏為數甚夥。西元前六一二年，亦即亞述巴尼拔駕崩後十五年，亞述終因王室內部連年紛亂、所隸地區紛紛獨立等因素而滅亡。亞述巴尼拔雖以顯赫戰功與帝國成就而名垂青史，然為後世視作「永恆成就」者，厥為其建立之皇室圖書館。他曾說道：「我，寰宇之王亞述巴尼拔，獲得眾神賜予之智慧，已胸懷洞悉一切博大精深學識中最艱澀難懂細節的識見（諸先王無一具備此等理解知能），謹將泥板置於尼尼微之圖書館，使傳之未來……，作為維繫我皇帝之名的基石」。

亞述巴尼拔的圖書館係以祖父所建西南王宮（South-West Palace）之文獻典藏為基礎，逐步擴充而成，抑或自行發展之所得，今已不可考；不過，其「藏品規模與內容重要性係現今已知亞述古代圖書館之最高者」。據萊亞德考古報告《尼尼微及巴比倫遺蹟中的發現（Discoveries in the Ruins of Nineveh and Babylon）》所述，他挖掘亞述巴尼拔會住居之西南王宮時，發現大量「似為亞述國王諭令及帝國檔案」的泥板、銘筒。貯藏此等文獻材料的「檔案紀錄室（chambers of records）」共二進，分別為二十七、二十三英尺長，同為二十英尺寬。檔案紀錄室「入口各由兩面巨大的半人半魚主神達貢（Dagon）淺浮雕組成，所惜浮雕上半身已損毀」。〈圖七〉室內所見泥板、銘筒數量龐大，「自地面堆疊達一英尺或更高」。各件「大小不

運動、王室生活，具歌頌功德、宣揚武力、記錄史實、美學裝飾等功能。就作品線條、輪廓、形體而言，當時的藝術家追求細緻寫實，所營造的畫面生動自然，充滿動感與張力，與以往呆滯沉重印象大異其趣（圖五、六），呈現出「古代世界前所未見之史詩特質」。正由於他對建築、藝術等文化事業的倡導，兼以其在位期間亞述國內局勢相對穩定，自各地湧入

殿廟堂的裝修或重建。他修繕辛那赫裡布與阿薩爾哈東的宮殿，改建幼時住居的繼承之屋，復以恢宏華麗的浮雕為之裝飾。亞述巴尼拔指示刻製的宮殿浮雕，內容豐富，既彰顯自身功業戰績，亦表現重要慶典儀式、狩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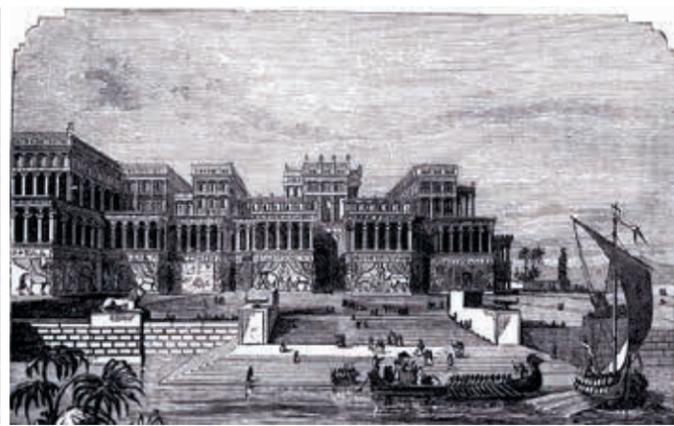
圖五 亞述國王辛那赫裡布時期的浮雕 大英博物館藏

造成為「一座非常美麗，且文化高雅的城市」。〈圖四〉阿薩爾哈東駕崩之時，所進行之若干建築計畫尚未竣事。亞述巴尼拔克紹箕裘，不僅賡續將之完成，更在尼尼微、巴比倫、烏魯克、尼普爾（Nippur）等地推動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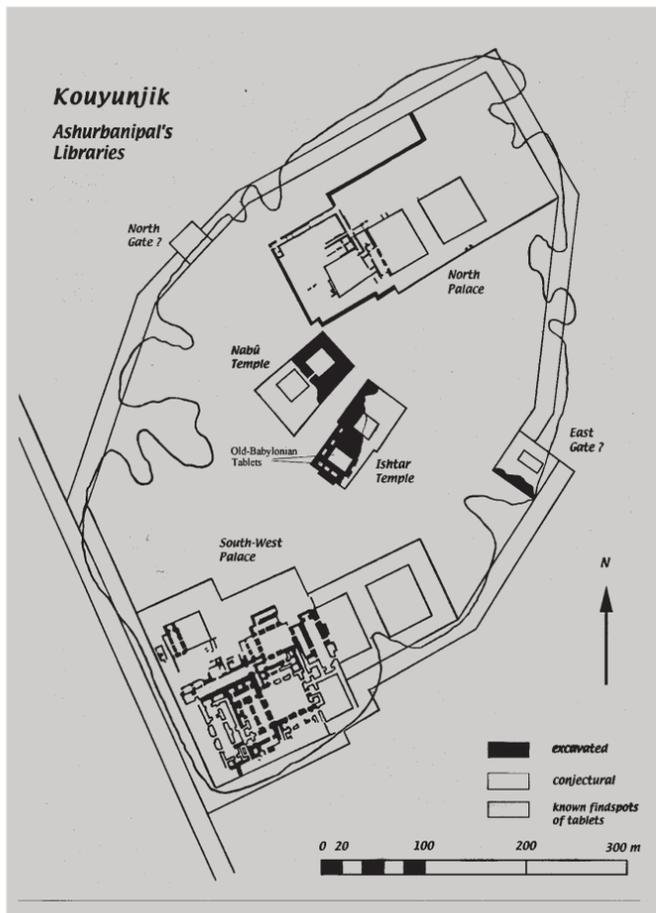
亞述巴尼拔的圖書館係以祖父所建西南王宮（South-West Palace）之文獻典藏為基礎，逐步擴充而成，抑或自行發展之所得，今已不可考；不過，其「藏品規模與內容重要性係現今已知亞述古代圖書館之最高者」。據萊亞德考古報告《尼尼微及巴比倫遺蹟中的發現（Discoveries in the Ruins of Nineveh and Babylon）》所述，他挖掘亞述巴尼拔會住居之西南王宮時，發現大量「似為亞述國王諭令及帝國檔案」的泥板、銘筒。貯藏此等文獻材料的「檔案紀錄室（chambers of records）」共二進，分別為二十七、二十三英尺長，同為二十英尺寬。檔案紀錄室「入口各由兩面巨大的半人半魚主神達貢（Dagon）淺浮雕組成，所惜浮雕上半身已損毀」。〈圖七〉室內所見泥板、銘筒數量龐大，「自地面堆疊達一英尺或更高」。各件「大小不



圖六 亞述巴尼拔騎馬狩獵浮雕 引自：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surbanipal_op_jacht.jpg



圖四 畫家筆下的尼尼微亞述皇室 引自：<http://www.hudsonfla.com/artempires.htm>



圖九 亞述巴尼拔圖書館所在之兩處皇宮與兩座神廟位置圖 引自：Jeannete C. Fincke, "The Babylonian Texts of Nineveh: Report on the British Museum's Ashurbanipal Library Project," 2003-2004

府、神廟、私人所藏之泥板視作戰利品，運至尼尼微，或要求各城邦、王國將境內全部文字作品謄寫一份後上繳，充實自己的圖書館收藏。同時，亞述巴尼拔亦遣派專人，赴各地收集古代文獻，並指定泥板標的，訓令地方官員代為尋覓。舉例而言，他曾指示巴比倫某地方首長「收集當地機關所有泥板文書，以及納布神廟伊吉達的全部泥板」。凡未納入訪查書單，然「適合宮廷收藏」者，該首長一旦發現，即必須設法取得後送呈。不過，私人藏家若因執業需求而欲留存泥板，受命訪書的官員似亦能充分諒解，絕不強取豪奪。另亞述巴尼拔更培養書吏，職司整理、翻譯、抄錄等，復網羅學者，負責文字編纂修訂，供其研讀「藝術唯美的蘇美文字」與「晦澀費解的阿卡德文字」，進而獲取「書吏們秘藏的珍貴知識」。要之，他所關注者，並非如何取得最大數量的泥板文獻而已，亦包括如何豐富館藏，使內容及於美索不達米亞所有重要文字作品，不致有所闕遺。

排列順序頗為留意」；(四)泥板、銘筒文獻「隨附綜合目錄，或亦可見分類目錄」。標目內之系列更為廣泛，目前可考之主題約包括歷史、政務、鄰邦、地理、商事與稅務，以及法律、神話傳說、宗教儀節、科學、類科學諸項。亞述巴尼拔個人對宗教文字、咒語、文字護符等材料興趣尤其濃厚，是以泥板中預言性質的文獻數量最多，而此一現象亦符合他常以預兆為政策擬定執行準據的作法。

至於文學性作品，如《吉爾伽美什史詩》、創世神話《埃努瑪·埃利什》(Enuma Elish)、敘事詩《尼普爾的窮人》(Poor Man of Nippur)、傳說故事《伊塔納神話》(The Myth of Etana)等，則約佔百分之十五。可能導源自幼時所受之書吏訓練，亞述巴尼拔對文字心懷熱情，極醉心蒐羅各類泥板文獻。他攻無不克，每能利用軍事實力與政治手段，恣意掌管被征服地區事務，將當地政



圖八 西南王宮亞述巴尼拔圖書館內景考古挖掘圖繪 引自：Austen H. Layard, Discoveries in the Ruins of Nineveh and Babylon, 1853

「，」部分完整，多數或因上層建築下沉已成碎片」；「其最大者呈扁平狀，約九英寸長，六又二分之一英寸寬，其較小者微凸，亦可見長不及一英寸者，其上僅一、二行文字」。(圖八)多數泥板、銘筒上之楔形文字，「每個皆清晰可識，線條分明；部分則過於細微，必須使用放大鏡始得辨識」。文獻種類繁多，除「戰事與亞述遠程作戰的歷史紀錄」外，尚包括「似為帝王所頒布之命令，其上

繫以阿薩爾哈東之子的國王名」，以及「眾神名錄，或亦可見其神廟供物之清冊」。萊亞德爵士之後，英國東方學家亨利·克利斯韋克·羅林森(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續在庫雲吉克挖掘。一八五三年，仍任考古助理的拉薩姆發現亞述巴尼拔興建的北宮(North Palace)及圖書館內大量雙面均刻以文字之泥板文獻。為數不少的西南王宮及北宮出土泥板卷尾皆綴以泥質標籤，其上

可見「我將之置於皇宮，用供本王繙閱」、「世界之王、亞述之王亞述巴尼拔皇宮」之類字樣，猶今日藏書票。另亞述巴尼拔亦將其泥板文獻貯藏於主神納布神廟與女神伊絲塔(Ishtar)神殿，如此段譯文所示：「我在泥板上撰寫，：將之置於尼尼微納布神廟伊吉達(Etana)的圖書館(girgiraaku)。納布，天地之王，請眷顧我的圖書館，併請賜福予每日尊崇您神威神德的僕人亞述巴尼拔」。據此，亞述巴尼拔在尼尼微的圖書館範圍，並不僅限於兩處皇宮，尚包括其間之宗教禮敬所在。(圖九)

就泥板內容言，亞述巴尼拔所經營者，係兼容圖書與檔案材料的皇室集藏。據考古學家初步調查顯示：(一)亞述巴尼拔圖書館所藏泥板、銘筒乃「亞述文獻及公務文書」，按歷史、法律、科學，以及技術、教義、傳說六大標目整理；(二)泥板文獻之「管理會由專職官員負責」；(三)各標目內文獻「按系列編排，管理官員對各系列文獻之

亞述巴尼拔圖書館之泥板貯存於陶罐之中，陶罐則依序列架。每片泥板上端或側邊皆附識別標籤，註記其所在之室別、架別、罐別，作用與今日圖書館藏書之索書號標籤同。泥板卷尾刻錄之資料包括作品名稱（或卷首文字）及所屬之系列，旨在方便辨識，利於查檢，惟長短不一，而以文學創作之註記較為複雜。各室門側牆面，可見室內所貯文獻清冊，功能頗似現代圖書館之排架目錄。另入口附近亦置類似解題書目之泥板，記錄各作品名稱、所含泥板數量、文字行數，以及卷首文字、重要子目、分類符號。若干目錄用途之泥板磨損情況明顯，可見查檢使用頻仍。目錄清冊之外，出土泥板尚包括新書簡目之屬的文獻，載明泥板內容、泥板數量、取得來源等資料，如「一片悼文、一片《夢之書》(The Dream Book)」，合計一二五片，尼普爾法師阿拉布(Arabu)」。以上所述圖書整理編目之法，並非亞述巴尼拔首創。據考古學家於烏爾、尼普爾等古城挖掘所得之各類泥板顯示，西元前二、三千

年蘇美人即以之管理文獻收藏。性質上，亞述巴尼拔圖書館係一不對外流通，僅供其個人使用的皇室圖書文獻典藏；不過，宮廷與神廟書吏、祭司等特定對象，亦因常接受其諮詢或指示，而獲准入內參閱資料。一如所有的圖書文獻藏家，亞述巴尼拔深知藏品遭竊的危險，更擔心使用者不慎破壞泥板。為此，他特別規定，任何人入內繙檢，必須由皇室官員陪同，並在其面前展開泥板，查閱完畢，亦必在其面前闔上泥板。為恐此項要求尚不足以維繫館藏安全，他又在若干泥板上刻寫警示性詛咒文字，如「任何人若取走泥板，或將其名刻於泥板之上，與我的名字併列，願眾神之王阿述爾與女神貝莉特(Belit)因惱怒與忿恨而將之推翻，並將其大地上之姓名與後裔推毀」。亞述巴尼拔為防止藏品丟失而使用之圖書咒語(Book curse)並非歷史首例，當時美索不達米亞許多神廟與私人藏家即普遍採行相同的保護措施。此等詛咒用字之嚴厲程度容或不同，目的頗為一致：召喚神明力量，使心

年蘇美人即以之管理文獻收藏。

拔圖書館乃亞述學研究基石」，其泥板文獻又為「最受歡迎、最具參考價值的亞述研究材料」，特攜手推動一項長期性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計畫(Ashurbanipal Library Project)」，並以「瞭解亞述巴尼拔圖書館的組成與功用」、「促進泥板楔形文字內容的教學與研究」為目標。計畫工作內容包括楔形文字內容的鑑別解譯、泥板碎片的辨識重組，以及泥板文獻目

懷不軌者產生恐懼。

考古學家並無證據顯示亞述巴尼拔曾刻意將泥板置於烘房搏燒，以收長期保存之效，故爾推測其圖書館之所以保存迄今，要因西元前六一二年米底(Mede)王國與巴比倫聯軍攻入尼尼微時，曾大肆毀壞宮殿、神廟，致原貯於二樓圖書館之泥板掉落破裂；復火燒全城，將之夷為平地。亞述巴尼拔皇宮與鄰近神廟所貯泥板經大火燒烤，質地愈益堅硬，終得在廢墟土壤中保存。正因為此批泥板文獻的出土及其上楔形文字的解譯，後世史家方可據以進一步認識亞述及古代近東諸民族，考其文化源流，辨其朝代興替，從而勾勒美索不達米亞歷史發展脈絡。亞述巴尼拔原為滿足一己求知慾望所彙集的泥板文獻，竟在沉寂二、三千年之後成為今日亞述學研究之根莖，當係其始料未及的結果。

結語

亞述巴尼拔能征善戰，係亞述帝國後期武功勳業最高的國王，亦是一位崇尚文化、博學愛書，文治亦

錄的編輯建置、泥板高清晰度影像的攝照典藏等。計畫執行迄今，非唯聯合目錄業經建立，資料持續更新，大英博物館所藏泥板文獻更已悉數攝照建檔，提供線上全方位閱覽。昔十九世紀亞述巴尼拔圖書館泥板文獻出土，運赴英國後與源自其他古代遺址之泥板混雜，致不易區分的難題，或將得獲解決。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參考書目

1. Bauer, S. Wise.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Fall of Rome*. New York: W.W. Norton, 2007.
2. Boardman, John, et al.,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3, Pt. 2: The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Empires and Other States of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ighth to the Sixth Centuries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Casson, Lionel. *Libraries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Clark, John Willis. *The Care of Books: 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and Their Fitting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1.
5. Eliot, Simon, and Jonathan Rose, ed.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 2007.
6. Fincke, Jeanette C. "The Babylonian Texts of Nineveh: Report on the British Museum's Ashurbanipal Library Project."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50 (2003-2004): 111-149.
7. Harris, Michael H.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4th 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9.
8. Layard, Austen H. *Discoveries in the Ruins of Nineveh and Babylon; with Travels in Armenia, Kuristan and the Desert: Being the Result of a Second Expedi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853.
9. MacLeod, Roy, ed.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Centre of Learn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I.B. Tauris, 2004.
10. Pedersen, Olof. *Archives and Librari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1500-300 B.C.* Bethesda, MD: CDL Press, 1998.